海南岛舆图

黎族史研究的特殊宝库

明代海南州县图：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明代，在全国性地图中的海南非常简单，但在地方志中，却有惊人表现。

《琼台志》中的“万州”舆图（后，当代翻印版扫描）及《万历志》中的“陵水”舆图（前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及电子扫描版）。 何以端 搜集提供

两版明代州县舆图

明代，海南舆图及地理学取得不少超越前代的进步，不过舆图法式依然相当古拙，缺陷明显。例如：不论年号，也不论全岛图还是各州县图，都以矩形边框为地域边界，亦即只顾书页排版，不顾幅员实况，反映了测绘条件的局限。舆图有上北下南的明确方向，比例却基本欠奉。详城邑而略乡野、详官方而略民间、详平地而略山区，城邑、沿海随意拉大，山区随意缩小，乃至仅象征性标示一二，为了排布取舍，有时还牺牲一部分方向感，是这类舆图的常态。

明代全岛性地方志，存留下来的只有两种，即修撰于1521年的正德《琼台志》和修撰于1617年的万历《琼州府志》（下文简称《万历志》），它们是海南最古老的府志，无疑是研究古代海南的必由之路。两部方志中都有各州县分幅舆图，尤其难得。

此外，还有嘉靖、万历两份《广东通志》的琼州府部等其他史料，不过它们最多只载有全岛概略图而无州县图。

从内容看，《万历志》大量转载《琼台志》的史料，舆图部分更明显是后者的临摹重绘，只是作了某些必要的改制、修改与加插。

所谓改制，例如《琼台志》中的居民点，以“反相”（黑底白字）标示“生黎”村寨，《万历志》取消了反相，所有居民点一体标示。

所谓修改、加插，主要是增加了新设的军营，如“万州”图的“长沙营”，“崖州”图的乐安营、乐平营、乐定营等。对于《琼台志》个别漫漶难辨的字，《万历志》小心涂为黑块，以免误导，尤见萧规曹随的用意。

凡此种种，可见《万历志》对百年前《琼台志》舆图的少量修订，非常慎重。由于《琼台志》舆图当前制版难免漫漶，反不如《万历志》舆图日本电子扫描版的清晰，所以后者亦有其独特价值。

江河的准确描绘

在州县图中，各县城垣、主要官署、驿站、铺舍、巡检司、军营等为必录，城外者各以方框表示为官府建置；必录的还有驿道及重要通道、港口、烽堠等；重要江河、山岭、水塘等为选录，居民点亦选录。

众所周知，海南岛北部地势平缓，南部山区众多，史料绝大部分只述汉区，黎区甚少。古地图的标示，正常情况下也应是汉区的丰富复杂，黎区的模糊简单。但这批州县图却并不如此。南部山区描绘丰富，某些重要独特材料的精详，完全可用“惊人”来形容。

仅河流而言，各山区县对主要江河的准确表述，就令人刮目相看。不过因明代对全流域命名的意识并不明确，舆图很少标注河流名字，没引起多大注意。

以“崖州”图为例，对两条大河的描绘就中规中矩。宁远河不但正确描绘整条干流，而且分别描绘了龙潭河、南文河等主要支流；望楼河的干流及西边河、南马河（千家河）等主要支流，也都描绘准确。同时，各段河道与居民点的对应关系都无大错，正由于这种对应，各河流得以确认。其他如“乐会”“万州”图幅对万泉河及其大支流粉车河、咬饭河等的描绘，“陵水”图幅对陵水河、藤桥东河的描绘，也相当准确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
在比例尺欠奉的舆图中，能如此准确描画，说明当时必有专业人士实勘过海南各大河。

标示数百古黎村名

明代州县图对山区黎村标示的丰富，是其最大亮点，可惜更少人注意。

从居民点的数量看，州县舆图可谓“一反常态”：汉区村落记载并不多，多半只记到“都图”，黎区尤其是深山黎峒的村落，却往往密集成群，目不暇接。

例如，“万州”“陵水”图幅左上部的深山区方位，都以反白字密密标示着“生黎”村名，数一数，陵水61个、万州67个、崖州47个。如果加上正常方式标示的“熟黎”村名，村数就会加倍，居民点数比琼北社会发达县舆图丰富得多。

地名追溯，是研究历史地图的必修课。这么多记述背后，究竟有多深的内容？

以“陵水”图为例，根据当代居民点同名或近音、大致方位又符合的，本文初选33个村名，基本在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。

古今地名比对，在对外关系史研究中早已有之，黎峒研究却还少见。这是一条荆棘之路，也是颇费时间的笨功夫，但舍此别无他途，所以值得。

史料越早，不同方言的读音与现代的差别就可能越大。古代调查者用各自方言（包括官话、粤语、闽南语）记录的地名，与今人用普通话或粤语翻译的地名，两种“洋泾浜黎语”均未尽准确，难以严丝合缝，姑且预留一定宽容度。

以下列出的地名，无括号备注者为古今同名，有括号者括弧内的为疑似相应的当代村名，它们大部分两字相似，少部分一字相似，另一字仅声似或仅韵似。初选引用“模糊逻辑”，有些争议是正常的，若有六七成最终确认，本文分析就能成立——

保城镇以东至什玲镇方向，13个：南川（民国地图标示为滴春弓，黎语原意为“河之北”，今改春天村）、豆雷（道隆）、乐九（南九）、南凹（南只）、沟口（合口）、擅声（什胜）、界村、加拜（加防、防拜，发音有差异）、南墩（南郡）、大田、打祥（什冲）、卓进（巡亲）、大播（大坡）。

保城镇以北，5个：牋昧（什慢）、止锦（什国）、打八（什败）、朝墩（什东）、播信（八村）。

保城镇以南至三道镇方向，11个：加赌（加答）、毛石（母赤）、多昧（大妹）、南昌（南党、昌党近韵）、歧村、买哄（毛开）、白赖（保利）、遮锦（什各，粤语近音）、竹炭（什梯利）、对户（什问，有差异）、马岭（毛列，《琼台志》舆图此系村名）。

此外，还有个“滴温”，即民国地图的“滴温弓”，黎语原意为“河之南”，是保城镇石峒河以南不远处的小村群，当代没有对应村名，故不计入。

保亭众多村名牌之一。金不弄村隶属“加答行政村”，实体相同。“加答”当是《琼台志》“陵水”舆图中的“加赌”，康熙间设保亭营后改作“江淡弓”，都是一音之转。该村明文记载史五六百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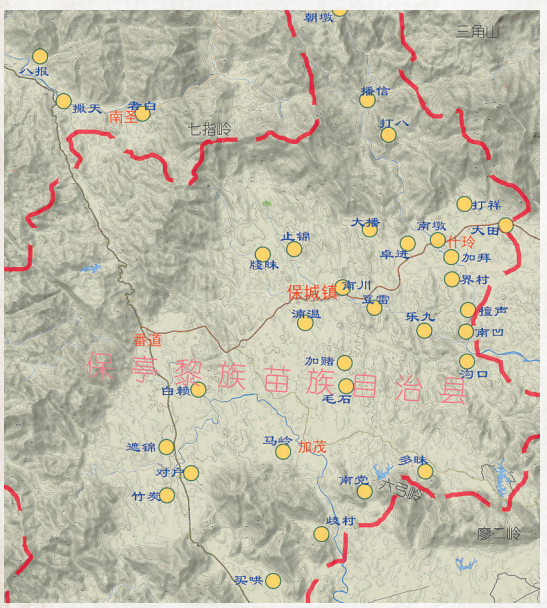
何以端 摄

五指山市，4个：者白（旧称志马，即南圣）、撒天（什千）、八报（报芭）、南川（南冲，在毛道乡）。

其他图幅如“崖州”等判读率更高，但陵水深山最为荒僻，值得专门剖析。

这说明《琼台志》舆图里的居民点都曾经实有，而且相当一部分今天仍然存在。在貌似落后的制图法式掩盖之下，舆图如螺钿宝石般镶满了真实的黎族史细节！

对信史文化的探索与弘扬，日益成为重要共识。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其历史挖掘尤为不易。笔者行走保亭看到很多新制的村名牌，都突出标示本村渊源，通常追溯到1935年创设保亭县的地图。虽然距今不足百年，却是个可喜的开端。



根据正德《琼台志》《陵水》舆图初选的保亭三十余个古黎村位置图。 何以端 制图

下转B05版▶